



汉|风|周|刊

08

徐州日报

2026年4月14日 星期二

责编:张琦 美编:张昊 校对:燕原斌

投稿邮箱:1740449948@qq.com

总第178期

统筹:张瑾

探求中华文化起源 保护民族传统基因

关注前沿学术研究 分享人文思想光芒

徐州文化

「名嘴」

解读 这里是徐州

下

陈钊



作者简介

陈钊，徐州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，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展览交流部主任。主编《徐州考古资料集成：1953—1985年》《徐州博物馆攻略》《佳谜助记两汉史》，参编《大汉楚王——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集萃》等，所著《双桥落彩虹——瓊形玉器》入选全国《文物之美——走进博物馆实践课程》小学教材。在省学术会议、大中小学、云龙书院、社区等开展公益讲座，反响良好。



购书通道

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城市文化绘本《这里是徐州》



乾隆题写的《徐州》打卡处。



编者按

由徐州报业传媒集团策划出版的城市文化绘本《这里是徐州》，将徐州5000年文明史、2600年建城史娓娓道来，从史前文明到彭祖建邑，从两汉风云到苏轼治徐，从觉醒年代到淮海战役，再到当代生态蝶变与发展新貌，生动呈现城市文脉传承。

绘本以“文化解码+视觉赋能”展现徐州厚重历史底蕴与时代风采，推动城市文化品牌提质升级，以文润城、以文化人。本期继续邀请徐州文化“名嘴”、徐州博物馆副研究员陈钊，为读者解读《这里是徐州》背后的徐州故事。

诗歌到底哪家强？毋庸置疑是大唐！

书接上回。翻过《这里是徐州》绘本中厚重璀璨的史前文化、夏商周青铜时代文明、秦汉的雄阔气象，便到了充满诗书意蕴的唐代了。

徐州这座城，在大唐可是块文化热土，吸引了李白、韩愈、白居易这些诗坛大咖打卡，留下了不少传世诗篇。

唐天宝三年（744年）时的李白，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。他将家安在了任城，一住就是许多年。任城在今天山东省济宁市，放在现在，与徐州也就是个一日游的距离。来到任城后，李白随即开启了漫游模式。3年后的一天，他来到了下邳（今徐州睢宁）的圯桥，也就是张良请人刺杀秦始皇未果，东躲西藏，在此遇黄石公赐书的那座桥。

李白一生仰慕古代英雄豪杰，此时虽政治上失意，却依旧渴望建功立业。张良的豪侠壮举，让他产生了强烈共鸣。他提笔写下《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》：“子房未虎啸，破产不为家。沧海得壮士，椎秦博浪沙……我来圯桥上，怀古钦英风。惟见碧流水，曾无黄石公。”既表达了对张良智勇双全、功成身退的敬仰，也暗含了自己怀才不遇、渴望被识拔的心声。

唐贞元年间，韩愈来到徐州，在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手下任节度推官。张建封是个马球爱好者，常在汴泗交汇处的开阔场地举

办马球比赛。韩愈亲眼看见了比赛的热烈：球员们骑着骏马，挥舞球杖，马球如闪电般飞滚，四周欢呼声震天。于是，他写下《汴泗交流赠张仆射》：“汴泗交流郡城角，筑场千步平如削，短垣三面缭逶迤，击鼓腾腾树赤旗……当今忠臣不可得，公莫走马求贼。”表达了“忠诚的臣子难得，您得马不要在球场上奔驰，应该去杀敌报国啊”的谏言，既体现了文人的担当，也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徐州唐代军事文化的一角。

白居易和徐州的关系也很紧密。张建封去世后，武宁军节度使由他的儿子张愔担任，张愔为爱妾关盼盼建了燕子楼。早年，白居易游徐泗时，在张愔的宴席上见过关盼盼，还写诗称赞她。后来张愔病逝，关盼盼念及旧情，移居燕子楼守节，十年不嫁。白居易闻讯后深受感动，写下3首诗，其中就有“满宫明月满宫霜，被冷灯残拂卧床。燕子楼中霜月夜，秋来只为一人长”。

白居易的燕子楼诗和关盼盼的典故深度绑定，成为徐州最知名的文化符号之一，燕子楼不仅入选了彭城五楼（另四楼是彭祖楼、霸王楼、黄楼、奎楼），而且成为徐州八景之一。

李白的壮志、韩愈的担当、白居易的柔情，都融入了徐州的山水里，成为这座城的文化基因。

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

北宋文豪苏轼曾在徐州担任知州两年，《这里是徐州》绘本中描述了苏轼带领吏民抗洪的场景，黄河滔天，直击城市，苏知州高冠虬髯、气宇轩昂，在人群中指挥若定。秦观有诗“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”，把文人对十项全能文豪苏轼的崇拜写到了极致，而苏轼在徐州的贡献，也确实配得上这份敬仰。

宋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，苏轼到徐州任知州刚满3个月，黄河就在澶州决口，洪水借泗水河道直冲徐州而来，直逼到城墙跟前。苏轼二话不说，把家搬到城墙上，“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”，带着徐州军民日夜奋战，终于保住了徐州城，获得了唯一一次皇帝的圣旨表彰，朝廷还奖励了苏轼个人三万钱。

洪水退去后，苏轼在城东门建了一座黄楼。为什么是黄色？古人的厌胜之术说“土能克水”，黄色代表土，就是要克制水患。所以“黄楼”二字最好的翻译应该是“镇水楼”“胜水楼”或“厌水楼”。

在熙宁洪水的侵袭中，徐州城最薄弱危急之处是紧靠东门的外小城。本来宋代州官基本3年一换，下次水灾和苏轼没有关系，但苏轼决定在此处兴建黄楼，借以加固城墙，切实增强徐州古城的抗洪能力。也就是说，苏轼并不是想为自己歌功颂德，他只是启动了一项“水利类的市政重点工

程”。苏轼还主动将朝廷奖励的钱捐了出来，用于加固堤坝，包括黄楼工程。老百姓的爱戴，使得黄楼成为苏轼的纪念碑。岁月如流，黄楼屡毁屡建，但无论迁到哪里，都始终屹立在徐州百姓的心中。

苏轼虽然在徐州只待了两年，却率民抗洪、兴建黄楼、求雨抗旱、寻找煤炭、劝农耕桑，展示了一州之长卓越的政治才能。同时，苏轼还在徐州创作了300多篇诗词文赋，留下珍贵书法与绘画作品，为徐州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作出了全方位的重大贡献。

苏轼一生中辗转各地为官，做过8个地方的知州，唯独主政徐州时期，可称为其人生中的“盛景”，即年龄正值盛年，事业正值鼎盛，文坛正值盛名。苏轼在徐州执政近两年，他的爱民情怀、卓越才干、旷达风范和不羁文风，都融入徐州的城市性格之中，被百姓亲切地称之为“苏徐州”，代表着“达则兼济天下”。如今云龙湖畔的苏公塔，就是徐州人为了纪念苏轼建的。

“苏才郭福姬子彭寿”（苏轼之才、郭子仪之福、姬昌多子、彭祖之寿），4个“满级男人”居然有两个在徐州当过“市长”。“钱市长”坐镇彭城七里起点的下圆墩，深耕烹饪，提供美食佳肴；“苏市长”坐镇彭城七里终点的黄楼，深耕文教，提供精神食粮。这不就是徐州文旅发展的密码吗？

南粮北运咽喉处，铁轮滚滚新枢纽

元代著名的旅行家马可·波罗是中西交流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。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他曾经来过徐州。元代的徐州是什么样子？《这里是徐州》用两张彩页，复制了他眼中的徐州。

元朝定都大都（今北京）后，南粮北运成了头等大事。原来的运河路线绕远路，效率太低，于是元代统治者下决心将其改道，改道出从北京直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。这一改，徐州的位置就变得至关重要了——它正好卡在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，成了南北漕运的“咽喉”。

1275年左右，马可·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，当他路过徐州时，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他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里写道：“城大而富贵，工商业颇茂盛，产丝甚饶。”短短几句话，却描绘出了一幅鲜活的元代徐州画卷。

那时候的徐州，运河岸边桅杆林立，漕船往来如梭，船上装着江南的丝绸、粮食，北方的皮毛、铁器。岸上的街道车水马龙，商铺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，有本地地产的丝绸，还有来自西域的香料、南洋的瓷器等。马可·波罗是见过大世面的威尼斯商人，能让他称赞“富贵”，可见当时徐州的繁荣程度。

大运河不仅给徐州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，更塑造了徐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。元代的徐州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军事重镇，而是一个南北交流的枢纽。

京杭大运河充分利用已经到了明朝，那时候的徐州，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枢

纽，南来北往的漕船、商船都得在这儿停靠。可黄河经常泛滥，徐州城多次被淹。有钱人想找几个既安全又方便做生意的地方，户部山就成了首选——它地处徐州城南，不受宵禁的影响；地势高，不怕洪水，很安全；而且又靠近码头和商业区，十分便利。

明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黄河大水淹了徐州城，户部分司署也搬到了山上，项羽戏马的“南山”从此改名“户部山”。从那以后，晋商、徽商还有本地的富户纷纷在户部山置地建房。咱们现在看到的徐州民俗博物馆，就是以余家大院、翟家大院为基础建起来的。徐州从此多了句老话：“穷北关，富南关，有钱都住户部山。”

户部山的繁荣，全靠大运河带来的人流和物流。商铺里摆满了江南的丝绸、茶叶，北方的皮毛、铁器，甚至还有海外的香料。商人们在这儿谈生意、交朋友，把不同地区的文化也带了过来，让徐州成了一座兼容并蓄的“五省通衢”。

时间来到晚清，1910年津浦铁路徐州段正式铺轨通车，成为整条铁路最早通车的路段之一；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贯通，徐州正式进入“铁路时代”。民国时期的1915年，随着陇海铁路的运营通车，这两条铁路就像两条大动脉，把徐州和全国的铁路网连在了一起。

百年之后的2011年，京沪高铁开通，徐州进入“高铁时代”。目前共有6条高铁线路过境徐州，每天有数百趟高铁、动车停靠。高铁不仅让徐州人的出行更方便，还让徐州融入了京津冀、长三角两大经济圈，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和人才。



游客在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打卡。本报记者 刘冰摄

红色土地洒热血，城市更新绽芳华

在救亡图存的革命年代，徐州是一块红色的热土。《这里是徐州》中描绘了徐州党组织“播火人”吴亚鲁的英勇形象，也有淮海战役中支前群众冒着炮火推车上前线送物资的滚滚车流。

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吴亚鲁被党组织派到徐州开展革命工作。这位江苏如皋人来到徐州后，以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为阵地，传播进步思想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一批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。1924年6月，徐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，不久后，徐州地区第一个党支部——中共徐州支部也应运而生，吴亚鲁便是支部的核心人物。吴亚鲁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英勇就义，生命永远定格在41岁，而他播下的革命火种，早已在徐州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。

在吴亚鲁的影响和介绍下，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徐林侠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她后来与宋绮云结成革命伴侣，1941年，他们的儿子宋振中出生。8个月大时，宋振中就随父母一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，被囚禁在重庆“白公馆”监狱。在恶劣环境里，宋振中长期营养不良，头大身子小，狱友们心疼地叫他“小萝卜头”。1949年9月，未满9岁的“小萝卜头”与父母一同被军统特务残忍杀害，成为共和国年龄最小的烈士。

徐州的红色印迹，还沉淀在巍峨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中。以徐州为中心的淮

海战役，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之一。淮海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，更铸就了“听党指挥、依靠人民、团结协作、决战决胜”的淮海战役革命精神。这种精神深深融入了徐州的城市血脉，塑造了徐州人英勇顽强、团结奋斗的品质。

新中国建设时期，徐州这座古城焕发出新的活力。地下蕴藏的丰富煤炭通过铁路被送往全国各地，默默为祖国工业建设输送能源。徐州生产出中国首台自主设计制造的5吨汽车起重机，年产100万吨的淮海水泥厂投产运营，“飞燕”牌电视机也走入千家万户，点亮了无数家庭的夜晚。

时光流转，奋斗不息。从为新中国“输血”到为现代化“造血”，徐州的脚步从未停歇。如今的徐州，城市更新中的彭城七里焕然一新，医疗实力守护着苏皖鲁豫亿万居民的健康。徐工集团的“大国重器”勇攀技术高峰，中国矿业大学将“矿大南湖号”矿业专用卫星送入太空……

绘本的最后画面，定格在云龙湖畔：群山环绕，碧水粼粼，人们在湖边漫步、下棋，悠然自得。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小男孩滑向远方，拥抱着这座充满无限可能和美妙故事的城市。

合上《这里是徐州》，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诗从脑海中跳出——

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
“数英雄人物，还看今朝！”